

License Information

Study Notes - Book Intros (Tyndale) (Chinese (Traditional)) is based on: Tyndale Open Study Notes, [Tyndale House Publishers](#), 2019, which is licensed under a [CC BY-SA 4.0 license](#).

This PDF version is provided under the same license.

Study Notes - Book Intros (Tyndale)

啟示錄

約翰的啟示錄是極其壯麗且經過精心設計的信息，並宣告在耶穌基督裡的救恩。凡是認真思考這卷書的人，必能得著祝福；但這書也嚴厲警告那些敵對基督與福音的人，以及信仰膚淺的基督徒。這卷書透過層層展開的劇情，激發人的想像，同時見證神至高無上的大能。書中的異象描述了基督徒所面對的困境，神對逼迫者的審判，以及神忠心子民的永恆盼望與應許。

背景

啟示錄可能寫於公元90年間，也可能寫於公元60年間。在這兩個時期，基督徒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壓力與逼迫。到了公元90年間，猶太人在雅麥尼亞（Jamnia）的會議中譴責基督教（公元70-85年）。他們向羅馬當局舉報基督徒，指控他們是宗教異端，不應受當時保障猶太教的宗教法規保護。與此同時，羅馬帝國要求絕對效忠皇帝。雖然當時整個帝國可能尚未全面逼迫信徒，但在親羅馬的亞細亞省（即今日土耳其），拒絕向皇帝崇拜的人很可能遭受嚴刑逼害。

面對這樣的逼迫，啟示錄以極為震撼的方式提醒基督徒，他們的盼望與最終的伸冤來自何處，並堅決呼籲他們持守忠心。亞細亞省的基督徒，在世人眼中或許顯得軟弱無助，但啟示錄不斷提醒他們，也提醒今日的信徒，我們所事奉的神是全能的。神掌管歷史，祂已經成就救恩，並且仍然按照祂的旨意行事。

概要

啟示錄以一種非比尋常的方式開始，有三個獨立的引言。首先，約翰說明這卷書的異象性質（[1:1-3](#)）；接著是書信的問安（[1:4-8](#)），然後是歷史背景介紹（[1:9-11](#)）。

書中接著描述了耶穌的異象（[1:12-20](#)）。在寫給亞細亞七間教會的信中，基督親自勉勵信徒，並指出各教會的屬靈生命狀況（[2-3章](#)）。隨後，第四至五章透過展現神的主權威嚴，並描繪耶穌既是獅子又是羔羊，為接下來的戲劇性發展奠定基礎。

這卷書的核心部分（[6-16章](#)）描述了三幕審判劇。第一幕（[6:1-8:1](#)）是基督揭開七印，引發七次審判，其中包含第一個插段（[7章](#)），顯示神保守祂的子民免受傷害。

第二幕描述七位天使吹響七枝號角（[8:2-11:19](#)），呈現對世界的第二重審判。第六號之後出現一個神秘的插段（[10:1-10](#)），其中一位天使、一卷小書卷，以及七個隱秘的雷聲，為一幅苦樂參半的畫面開啟序幕，講述兩位見證人傳講神的信息（[11:1-14](#)）。最後一枝號角響起，預告天上將迎來基督的國度（[11:15-19](#)）。

在第二幕之後，啟示錄轉向三個偉大的神蹟和象徵性的描繪。[第十二章](#)描述善與惡之間的宇宙性爭戰，以及應許中的救贖主基督的誕生，神拯救祂免受撒但的計謀毀滅（[12:1-10](#)）。撒但雖已被擊敗，但仍（被描繪為龍的形象）擾亂神的子民（[12:11-17](#)）。接著，啟示錄提到另外兩個獸，與龍結合形成世界上的「邪惡三位一體」（[13章](#)）。這些邪惡勢力與站在錫安山上的羔羊及祂忠心的僕人形成鮮明對比，錫安山象徵神的救贖與統治（[14:1-5](#)）。三位天使宣告神即將來臨的審判，並預告邪惡勢力的毀滅（[14:6-20](#)）。

第三幕是最終的審判，包括七災（[16章](#)），約翰以摩西與羔羊的聯合頌歌來展開這一幕（[15章](#)）。

◦

在這些災難之後，約翰敘述了大淫婦巴比倫（或羅馬，[17章](#)）的毀滅。世界為這個曾經帶來安全依靠的勢力哀悼（[18:1-19](#)），但天上、使徒與先知卻因其覆滅而歡喜（[18:20-24](#)），並以神的得勝之歌頌讚（[19:1-10](#)）。神的敵人無法抗衡萬王之王，獸（世界的權勢）和所有追隨它們的人，在哈米吉多頓之戰中被耶穌擊敗，並被扔進火湖（[19:11-21](#)）。撒但被囚禁（[20:1-3](#)），而神的聖徒則在地上與基督一同作王，並享受片刻的安息（[20:4-6](#)）。儘管撒但竭力與神爭戰，最終牠也被扔進火湖（[20:7-10](#)）。所有追隨龍的人在神的寶座前接受審判，而人類最大的仇敵——死亡，也被消滅（[20:11-15](#)）。

最後，約翰描繪了一幅壯麗的天堂景象，透過經設計、具規模和象徵意義的圖像，將人的想像推向極限（[21-22章](#)）。這些充滿盼望的異象，為啟示錄也為整本聖經帶來一個圓滿的結尾。聖靈與教會向所有讀者發出邀請，呼籲他們來領受神的永恆應許（[2:17](#)）。這卷書最後以所有基督跟隨者的禱告作結：「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！」（[22:20](#)）。

解釋啟示錄

啟示錄是一卷令人興奮的書卷，但也讓許多讀者感到困惑，或許是因為它既是預言，又是啟示文學。瑞士宗教改革家約翰·加爾文（John Calvin）為聖經的所有書卷寫了註釋，唯獨沒有為啟示錄撰寫，表明他沒有信心完全理解這卷書。馬丁·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認為啟示錄對「因信稱義」的教義著墨不多，因此將它視為次要正典（sub-canonical），不將其視為信仰教義的權威書卷，而僅適用於基督徒的生活指引。由於解釋啟示錄的難度極高，許多基督教教師選擇完全避談這卷書，或者只講解其中寫給七間教會的書信（[2-3章](#)）。

歷世歷代，解經家對啟示錄的含義爭論不休。有些人透過自己的解釋，指控持不同觀點的基督徒為叛教者或異端。另一些人則花費數年時間，試圖從這卷書中尋找當前或未來事件的預兆。本研讀材料的解釋方式，主要將啟示錄的異象視為與當時初代教會的處境相關，即它最初寫給羅馬帝國境內的眾教會。然而，這卷書的整體劇情與信息，向歷世歷代的信徒展現了極其實貴的屬靈真理，並在信仰上帶來極大的鼓勵。

啟示錄的性質

整本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（見提後3:15-17；彼後1:20-21）。有些書卷，如羅馬書、歷史書和部分先知書，主要針對**理性**層面論述。詩篇和其它詩歌文學，則主要觸動人的情**感**。啟示錄的表達方式，則偏向具想像力（類似舊約以西結書、但以理書的部分內容和撒迦利亞書）。啟示錄透過異象、圖像和比喻的語言來傳達信息，而不是以邏輯推理。這卷書有時將字面意思與象徵意義交織，形成獨特的組合。它的內容難以歸納為一套末世教義系統，因為試圖將其系統化的人，往往會發現這種做法不可行。

由於啟示錄的性質，閱讀時需要運用想像力。這就像與神一同進入夢境，並發現其中蘊含祂的奇妙信息。與其將啟示錄的所有場景，嘗試拼湊成嚴密的邏輯架構，讀者不如以圖像思維來理解。例如，約翰提到「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」（8:7），但後來又說蝗蟲受命不可「傷害地上的草」（9:4），這兩個敘述似乎矛盾，但如果我們意識到這是來自兩個不同的異象，而且這些異象並非按時間順序記錄事件的發展，而是透過圖像來傳達神的信息，那麼這個矛盾便自然消失。同樣，在天上聖殿的異象中，約翰說「神天上的殿開了」（11:19），但後來我們發現「未見城內有殿」（21:22）。再次，這並不是自相矛盾，而是因為不同異象的焦點各不相同。讀者不應該試圖把一個異象的內容與另一個異象混合，而應該根據每個異象自身的語境，來理解它的核心信息。早期的讀者對比喻的邏輯十分熟悉，因此他們明白如何運用圖像思維來解讀啟示錄。他們知道，就像不能將耶穌的一個比喻直接套用到另一個比喻那樣，他們也避免將約翰的異象系統化或彼此混合。

天啟文學

約翰透過生動的圖像和異象，將讀者的思維帶入想像的領域。這種寫作方式並非由他獨創，他使用了一種熟悉的文學體裁來傳達信息，這類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稱為「天啟」（希臘文意為「揭示」），因為它們旨在向讀者展現現實的新視角。這類作品通常出現在壓迫與逼迫的時期，用來鼓勵受苦的信徒。天啟文學經常使用象徵名字、數字和描述，作為一種「密碼」，使外部讀者（特別是敵人）無法理解其中的含義。對於沒有解讀鑰匙的人來說，這些內容可能看起來像是胡言亂語或無稽之談。例如在啟示錄中，巴比倫被用作羅馬的代號（[17:5-9](#)）。

舊約也包含天啟文學的例子，如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書（見但以理書簡介，「但以理作為文學」；撒迦利亞書簡介，「文學類型」）。在猶太的啟示文學中，神通常被描繪為超越萬有、掌管歷史的主，即使當下的情勢對讀者而言似乎極為艱難。這類文學的啟示通常透過異象、夢境，或靈界的旅程來傳達信息。先見者、夢者、解釋者或先知，會透過這些啟示，向神的子民傳達盼望與拯救的信息，並向神的敵人宣告審判的信息。先知有責任將這些信息傳遞出去——

特別是向正處於逼迫與困境中的神的子民。讀者明白，這些應許不會立刻實現，它們通常與即將到來的災難性審判有關，在那審判之日，神將摧毀祂的敵人，並賜給祂的子民最終的福樂。與此同時，神的子民應當在苦難中忠心忍耐，深知神很快就會拯救他們。這些特點在啟示錄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。

身為先見者或異象領受者，約翰也稱自己的作品為「預言」（[1:3, 22:7](#)）；但他所說的「預言」，並不僅指對未來的預測，而是按照舊約的意義，向神的子民宣告來自神的信息。約翰的預言式異象強調，神對苦難時代的回應，將在歷史的終結與來世中完全實現。

作者

在舊約正典書卷完成之後，許多猶太啟文學相繼出現。當時，猶太人普遍認為先知時代已經結束，神的話語主要記載於律法書和先知書中。因此，一些猶太作者為了讓自己的作品更具權威性，會假借早期敬虔人物的名義，如以斯拉、巴錄、以諾、以賽亞，甚至亞當來寫作，以期獲得讀者的接受與認可。這些作品被稱為偽經 (*pseudepigrapha*，字面意思是「假名著作」)，因為它們是以化名寫成的。同樣，在使徒時代之後，一些虛構作品的作者和異端教師也效仿這一做法，假借早期耶穌跟隨者的名義（如彼得、雅各、約翰，甚至馬利亞）來吸引基督徒的注意。

相反，新約正典書卷則有所不同，它們都是以作者的真名寫成（見羅1:1；帖後3:17），或雖未明確署名，但仍具有使徒權威（例如馬太福音、希伯來書）。啟示錄的作者自稱為約翰（1:1、4:9）。在早期教會中，這位約翰普遍被認為是使徒約翰，即那位在其福音書中自稱為「耶穌所愛的那門徒」的人（約13:23, 19:26, 20:2, 21:7）；他在他的書信中，則以「長老」自稱（約三1:1）。

寫作日期

約翰在拔摩島上領受啟示錄中的異象。這座島嶼是一個多岩的孤島，位於小亞細亞西部沿海、靠近以弗所的海域，被羅馬用作流放政治與宗教犯人的監獄（[啟1:9](#)）。

啟示錄的寫作時間，很可能是在多米田（Domitian）統治末期（公元94-96年）或其統治結束後不久（公元96-99年）。啟示錄中提到的八位王（[17:7-11](#)）可能指的是從奧古斯都到多米田的八位羅馬皇帝。然而，啟示錄也有可能寫於公元60年代，當時尼祿（Nero）正逼迫教會並屠殺基督徒。

無論是多米田時期還是尼祿時期，基督徒都面臨著極大的痛苦與逼迫（[2:9](#)、[13](#)、[3:9](#)、[13:7](#)）。

因此，約翰在書中呼籲信徒忍耐與忠心（[13:10](#)）

◦

收信人

啟示錄的收信人是亞細亞省的眾教會（即今日土耳其西部地區）。[第一至三章](#)中提到的七個城，由一條三角形的道路連接，形成一條類似郵遞路線的傳遞系統。這些城今日大多成為遺址，除了士每拿，仍然是繁華的現代港口城市，即今日的土耳其伊茲米爾（Izmir）。七封書信中，城的排列順序具有地理邏輯，當時的信使很可能就是按照這條送信路線，將書卷依次送達各教會，讓人誦讀。

意義與信息

保持警醒（[16:15, 17:14](#)），因為膽怯的人將與作惡者一同面對永恆的刑罰（[21:8](#)）。

啟示錄描繪了邪惡的殘酷本質，同時強調神始終與祂的子民同在，並且持續成就祂的旨意。即使是邪惡勢力，也只能在神所允許的範圍內行動（例如，[6:3-4, 7-8, 13:5-7](#)）。耶穌是「阿拉法和俄梅戛」（[1:8](#)），祂掌管歷史的起點與終點，而邪惡的勢力終將無效。撒但已經在戰爭中敗北（[12:12](#)），牠所能做的僅是模仿與扭曲神的作為。啟示錄清楚指出，人在地上的行為會帶來永恆的後果。神受苦的僕人有時可能會懷疑，耶穌是否真的有足夠能力來成就神救贖的計劃（[6:9-10](#)）。然而，儘管世界充滿邪惡，啟示錄向讀者保證，那位被釘十字架、復活的神的羔羊，正是大能的猶大支派的獅子（[5:5-6](#)）。祂配得所有的頌讚（[5:12](#)），並且與永恆的神合一（[5:13-14](#)）。雖然世上的道路帶來戰爭、暴力、經濟不公與死亡（[6:1-8](#)），並且有些人似乎因與邪惡結盟而獲利（[13:1-5](#)），但這些事物最終都將招致災難與滅亡（[18:9-24](#)）。神的子民雖然會因信仰而受迫害甚至殉道（[13:7](#)），但他們最終將與基督一同得勝（[14:1-3](#)），因為他們已受神的印記標記（[7:4](#)），並領受白衣，象徵勝利（[6:11, 7:9](#)）。他們將進入天上的居所（[21:7](#)），不斷頌讚神與羔羊（[7:10](#)），並擁永恆的生命（[22:5](#)）。啟示錄提醒讀者，對邪惡勢力的最終勝利，早已在十字架上完成（[5:5-6](#)）。哈米吉多頓之戰只是撒但這個失敗之敵的最後掙扎。儘管神允許撒但殺害聖徒（[13:7](#)），但聖徒早已憑著基督和自己的見證得勝（[12:11](#)）。對於那些受撒但僕役逼迫的基督徒，啟示錄的信息是：不要哭，不要懼怕（[1:17-18, 5:5](#)），而是要忠心忍耐苦難（[13:10](#)）。與神同行，他們必能得勝（[1:6-7, 11:17-18](#)）。最終，人將按照他們的行為受審（[20:12](#)），而那些留心這卷書信息的人必得祝福（[1:3, 22:7](#)）。因此，神的聖潔子民被呼召要堅持到底，以致得勝（[2:7, 11, 17, 26, 3:5, 12, 21](#)）。啟示錄勸勉信徒要順服神，持守見證（[12:17, 22:7](#)），忍耐到底（[13:10, 14:12](#)），並在逼迫中